

教育世界叢書

朝霞

高雪峯編

朝霞

讀書誤

蔡郁文

美華是一個女中學的學生，在福州華南念書，已經三年半了。他的學問很好，先生們都很贊美他。就是他自己也常常對朋友說，他必定要到外國留學，勸朋友們應當和他同心念到得着博士纔好。

一日學校開了一個演說會，由學生票選，當然選着陳女士做演員，陳女士也知道不選他沒別的。他的題目是……人生之目的，言論很好，教員和學生都不絕的拍掌誇獎他。他的結句是：「人生的目的：就是真，善，美，——青年的時候，應當努力求到充足的學識，完成的品格，最少也要念完大學，做個博士纔能夠尋覓真理。」

朝

霞

那篇稿子，登在報紙上，看的人沒有不拜服，都說華南的學校真是不錯，得着這種有志氣有學問的學生。」

光陰跑得好像箭兒那麼快，再過半年，他要在華南中學畢業了，先生們都說，照他的成績，可以考入大學第二年班的，大家都打算他畢業以後，必定到北京大學，或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去，陳女士也自己解決必定要去的。

★

★

★

夏末的時候，有一天，美華的弟弟英華氣得了不得，狂跳跳的走出後房來，對一個少年人說：「不要說這種瞎話，我的姊姊是要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再念書的，我的姊姊必定不要的，不要再說罷。」

這個少年笑容可掬的說：「要念大學！要念大學！那是容易得

很，兩樣事一同進行，不是很好嗎？我的朋友很有錢，又狠有志氣，也要念大學的。那麼！他們兩人同往美國，不是更有伴，更有趣麼？

「英華的母親笑迷迷的對這少年人說：『你說的話，說的很不錯。』」

桂花從旁門進來說：「阿娘！小姐不來！」英華的母親說：「知道了！奉茶來！」桂花出去。又對那少年說：「今天你所說的事，

我們老人家是頂喜歡的，但是現在少年人的壞皮氣，就是說什麼自由戀愛啦，自由結婚啦，戀愛神聖不可侵犯啦，一大堆的新話。我們連聽！都不懂。就我這美兒，也是這樣鬧，前兒前村王伯伯來，替朱少山行長的三兒子說親事，我們都相信是再好不過了，他偏說：市僧！奸商洋奴，有甚麼好，把我氣的發昏……」

★

★

✕

朝

霞

冬假的時候，美華在自己的房裏頭，把門掩着，獨自一個人端坐在寫字棹邊，預備考大學的書本，忽然桂花進來說：「小姐啊！阿娘說：『有話和你相議』」美華聽了這話，心中便生氣起來，因為他知道，自從畢業以來，人們常常來說訂婚的事情。就用不好的聲音問：「有甚麼事？」

桂花說：「小姐！我不知道，不過我在旁邊聽見阿娘說：『這件事我却狼喜懂，但是應當問問我的女孩兒，』因此叫我來請你」。

美華的臉色變了，大發著皮氣，教桂花去回話，說這時候正在預備功課，等一等就來了。」桂花出去。美華狠心的將自來筆丟在桌子，索性自己哭起來。因為怎樣，別人也不能知道。後來傳說是美華必定要得了博士銜頭，纔滿他心願。這時候，父母依着社會的習慣，說他念完中

學，程度已經很夠了，歲數也不少了，還是結婚的合算。所以他不得不
用淚珠做他奮鬥的砲彈。好奇怪的，剛剛他哭的時候，外邊來了一張
信，桂花遞進來說：「小姐！這是你的信。」

美華接過手，看一看信封的字跡，是男人寫的，就罵道：「你這小
妖精，從那兒拿這怪東西。」但是一面罵、一面又愛看內中寫的怎麼。
就假意說：「現在幾點鐘了？」桂花說：「小姐我去。」美華假意將那封
信折做幾十片，擲在地上，趕桂花快滾出去，不准再入房來。當桂花
出去的時候，他從床上翻起來，舍不得，將一片一片的碎紙。拚搭起
來：看了便微笑——沉思——紅臉——落淚。照桂花說：他從門縫中
偷看他這樣以後，把從前的思想都改變起來了。隔兩天，又來一張很長
的信，美華就給他回一張小信兒。後來差不多一天要有一張，郵差慢

朝

點兒送來，就說中國交通不利便，真是可惱的事。桂花慢點兒替他投信，他就在他娘的面前，說他近來大樣起來了，懶過喫死耗子的老貓，連送信的好差事也不幹了。

★

★

★

霞

五月天時天氣和暖，風景美麗，哥倫比亞大學的門前，更是像公園大路一樣，遊行的人，是整百整千的，中國留學生也自不少。就中有一對玉人，一個郭崇義，一個就是陳美華。原來他們兩兒志同道合，決意結了婚，以便相助求學，所以正月時候，在鼓浪嶼禮拜堂行了儀式，二月就動身到美國。現在居然考入哥倫比亞大學，同班同科的肄習文學了。美華很快樂。常說：「啊！我現在曉得女子要到外國留學，定要先和男子結婚，纔有真的幫助。」外人看他們兩兒那麼歡喜，也很羨慕，

說他們的幸福真是不淺啊。

美華念了兩個月書，他的成績比前好不好，我却不不知道，只有發見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就是他不曾去念書，天天無論到外邊，在裏面，都很不自然，不舒服，又是愛睡覺得狠。像這似病非病的辛苦，一天加了一天，打算是不合水土，或是吃洋餐還沒習慣，請了好多位的大夫診斷，吃藥，都沒功效，後來請一位老大夫看一看，給他說一句恭喜，收了例金拿起開證筒跑了。

★

★

★

美華到美國的日子，總算有九個月，就生了一個孩子，這個孩子很古怪的，見着生人就啼哭起來，美華又是愛惜不過，不甘讓別人照管。那時候，他自己安慰自己說：「等候這孩子長些，就可以專心念書了。」

讀書誤

我的學校生活一斷片

八

一年過了一年，孩子大了，又多了一個小的。去年聽說他決意要去念到成功，不管家中怎麼連累，可是想着孩子們這麼小，丈夫怎麼忙，上學不幾時就要回來看一看，又碰着一個不曉人情的師姑——當教授的——向他說了許多話，甚麼家庭的趣味比學校深，甚麼母親的責任比學生大，一堆良妻賢母主義的教訓。他要想回他，一時又沒有話，氣的了不得，回家告訴丈夫郭崇義，又不似從前的甜言密語的體貼安慰，昨兒他的母親接到他一封信，滿紙都是厭世話。恰巧我去拜訪他母親，坐着閒談，桂花一五一十的說了一大篇的情海經歷談。連他的母親也笑的灣腰呢！

十二，三，九。於育德中學

我的學校生活一斷片

柳莊

我十一歲肄業於培英女子學校，那時候我覺得很快樂，終日和小朋

友遊戲打球，也不會倦，而應當念的書本，放在一邊了。

夏天的氣候，是很熱的，各人多要揮扇乘涼，但我和幾個小同學，不曉得熱是什麼，只把打球當做頂快樂的，所以常常到上課的時候，臉兒都變紅，汗珠兒點點的滴下來，才有揮扇呢！先生看見我們這樣，就禁起來，不許學生再打球。

有一次，我們坐在操場，手舞足蹈，議論紛紛，就是爲着不可打球的，我們就想起個遊戲是「鬼仔據柱」打算不是打球，先生必定不會罵的，到玩得最趣味的時候，各人大聲喊出來，因爲很喜歡，不料先生來看，把我們的名都寫去扣品行分。姑娘樓的鈴聲，響，響，是叫我們不要玩耍的，我們因爲年紀不多，膽量不好，立即停止。主理再來罵一頓，又記名去扣品行分。我還記得那時候她問雅秀說：「你們打球的是

我的學校生活一斷片

十

什麼人。」我們一時好像不怕，就自己念自己的名給他。她去以後，我們再聚集議論，臉也笑嬉嬉的沒有一點害怕的樣子。

四年班的時候，班友計共三十多人，雖然有幾個較長的同班，極恬靜的，也給我們化得活潑起來了。我們很活動，其實不是惡，先生誤看，把我們認為惡班。常常在禮堂召集的時候，明明叫本班的名，來說我們的惡。所以先生們都打算我們是惡班。我記得，單單馬姑娘說我們是全校最活潑會讀書的！

高三年班的時候，端容拿一大球，要來給我們打，打完的時候，就把他吊在承塵板的鈎上。過不久，林先生來教我們，我們就說：「林師，你那麼長，可以摸著那個球嗎？」因為那粒球吊得很高，若不用椅子，是摸不着的，林師說：「我會摸著，」我們再說，是不要用椅子，也不

用跳的。林師微笑說：「你們小孩子，不曉得我有法子可以摸着他。」唉！事情到了，先生從後窗窺看我們，她很氣的，然後去姑娘樓禱告，她說：「願上帝感化高三的心，使他們不要侮慢先生。」禱畢，主理很奇怪，就問：「高三有什麼事？」她就一五一十的說給她聽，主理亦氣的似沸水一樣，下來大罵，並且吩咐我們對林師認過。我們就說給林師聽，林師大笑，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們是侮慢他的。

二 轎夫

雪峯

一千九百二十年十一月的早晨，天氣非常冷寂。田間一片青葉白花，隨風飛舞，非常鮮麗。東邊山上的太陽，露出半面，紅炯炯的，好像偷看這一片的花，顯出奇怪驚訝的樣子，這片花受了太陽的寵眷，也十分快樂

霞

朝

越要爭白門青，裝出斌媚可愛的態度。在這鮮花掩映的中間，現出一條小徑，徑上跑著兩個轎夫，抬了一位軍官，喘吁吁的，一心向雲霄跑去。脚步走的快了，臉上的汗珠，一顆一顆的吊下來，好似六月天氣，不禁炎暑。其實轎上的人，穿著厚呢的軍衣。加上大褂，還不止的叫冷呢。有一會見，前面的轎夫李同，抬起頭來，看見一片美麗的花，臉上登時發彩，笑嘻嘻的，喊他朋友張英說：「張大哥這可好了！阿片滿田，不久要便收成了！」張英說：「你別歡喜啦，去年不是種了多少嗎？除了義捐的種款，一畝二十四塊以外。收捐的人，又要作威作福，不說這家少報，便說那家私種，罰了這個，又罰那個，種煙的人喫了此虧，誰也不敢歎氣，只望收成的時候，多賣些錢，滿腹的委曲，盡在這個時候出氣，這還不算，此外又有膏捐，燈稅，種種的名目，鬧得不清，無非

是敲剝我們的錢，就是了，你又何必歡喜。」

李同說：「官廳迫人種煙，這捐款就叫阿片捐得了，怎麼又說上義捐去。義捐與阿片，到底有什麼關係，難道有田畝的，都該種阿片，才得爲義嗎？」

張英說：「這自然是做官的本領了，那一件喫人放火的事，他們沒有好名目呢！」

李同說：幾年來，阿片禁了又開，開了又禁，禁呢？罰款。開呢？收捐。收捐是獎勵人家上癮的，罰款是禁止人家吸煙的，到底是禁對阿？？是不禁對？這種法律，真要叫人頭暈了。」

張英說：「兩樣都對的！」

李同說：「豈有此理！是非不兩立，有對的，就有錯的，那有都對的道

理？」

張英說：做官的。是用發財做目的。不管收捐罰款，橫豎都有進款。就從我們說罷，禁也是吸，不禁也吸，難道罰款，罰到我們窮人來嗎？」兩人越說的高興，四條腳越走得笨重。坐轎的人，雖然不曉的土話，可亦氣了，從轎裏喝道：「琨帳的東西！不趕路，怎管格格咯咯的說什麼。」張李兩人，嚇得不敢作聲，飛也似的，一氣跑到一個小村鎮上。直待轎上的人，令他停下，才敢休息。

霞

朝

兩人停了轎，喘吁吁的渾身是汗，却不顧得自己疲乏，趕緊打開簾簾，請他出來散悶。那軍官說已饑餓，張李兩人，便引到一道小飯店裏。店主看是穿軍服的格外恭敬，請他到一個乾淨的棹邊坐下。軍官一看，那裏有乾淨的地方，但是肚子餓了，一路都是荒涼的村莊，那從找出乾淨

朝

霞

店子。不得已叫店主擦擦桌子，洗洗碗筷，胡亂吃完飯。拿表一看，已是十一點了。便走出店口，呼喚轎夫，趕緊上路。誰知張李兩個，一進店，胡亂喝了二碗番薯粥，沒命的跑到一間煙廁裏頭，兩邊躺下，把手一伸，把足一踢，打個呵欠，要了兩葉的煙，兩盃的茶，點了火燈，嗚嗚的吸起來。直待一人三口已後李同才坐起來說：「該回去了！不然先生久待生氣，是不得了的！」

張英說：「今天煙氣又好，又碰着我們有錢。多吸几口，方才不枉我們受苦一天呢！」說完話，喝了一口茶。又叫店主拿上兩葉煙。這兩葉煙本是他們多吸的，就不像先煎鬼搶馒头似的了，一口一口的，慢慢嘗那烟味，又說上些東拉西扯的話，竟像忘了他是抬簫的等，有人等他跑路呢。足足半點來鐘，他們才把兩葉抽完，算好帳，趕緊回到停簫的地方

二 轎 夫

十六

。這位軍官看他們回來了，氣的眼睛裏迸出金星，一人送他一個巴掌，咆哮罵道：「可惡東西！怎麼這時候纔來！回頭到營裏，看你老爺的手段！」兩人自知自己耽誤時間，噤着口抬起轎，向前直跑。

一站又一站，太陽已從東山到了西山。滿天紅霞掩映，非常美麗。更有歸巢的飛鳥，東西回去，真是絕好一幅的寒山晚景。可惜坐轎的，閉着眼睡覺，抬轎的睜着眼跑路，對著此種風景，沒有一點感想。

到了下午五點多鐘的時候，他們已經到了一間壁壘森嚴的所在。路程算已告了終結。張李便隨同進去，向他要錢。軍官說，「你們誤了我的公事，還敢要錢嗎？」

「先生！我們辛苦一天，又餓又冷，爲的就是這幾毛錢，怎能不要。」

「要！好！軍人！與我抓下。」登時幾個凶糾糾的軍人，七手八腳，把張李